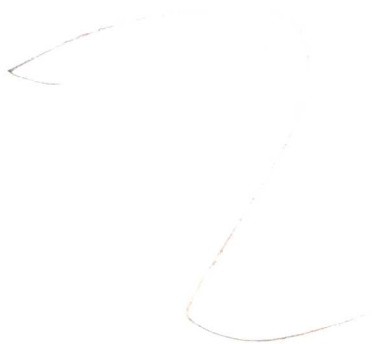


朱自清 等著

吾父吾母

吾父吾母



在父与母的关系中，中国文化是隆父而抑母；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中国文化是隆父母而抑子女；在母与子的关系中，中国文化是隆母而抑子。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原有的「男尊女卑」的价值体系，永远只有相对的意义：男为父为夫时处尊位，为子为臣时又处卑位；女为妻为幼时处卑位，为母为长时又处尊位。人无定性，尊卑随境遇而异，此正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

母在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地位：女娲作为中国神话中最著名的母神，其造人与补天的业绩，得到世世代代颂扬；老子「有名万物之母」，「可以为天下母」等语，表现出明显的「崇母」倾向；《易传》「坤，地也，故称乎母」，「坤为地为母」等言，也并不曾贬低母的地位……

吾父吾母

朱自清等著 瀚章编

归去来书坊

126
58

2007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吾父吾母 / 朱自清等著. 瀚章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6.8

(归去来书坊)

ISBN 978-7-80214-163-6

I. 吾… II. ①朱… ②瀚…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IV.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291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聚鑫印刷厂

装订: 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开

印张: 24.25

字数: 305 千字

印数: 5000

版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163-6 / I·107

定价: 38.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胡适反对以“孝”为“我的儿子”之义务：“我要你做一个光明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朱文倡导极端的“父子一道堕落”：“我喜欢看他的背影，像一个冲劲十足的年轻人双手插在裤兜里。……我的儿子将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的背影，我孙子将在我儿子的身后，看着我儿子的背影，当然我孙子的背影还要留给他的后来者。”

李泽志、袁妮以“影响很大”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好坏对子女影响很大。母爱可以使人变得温柔、体贴、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某些个性弱点，如胆小、软弱。……父爱可以使人变得勇敢、刚强、坚毅，给孩子以更大的生命激情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

艾先立不以一夫一妻制为“最佳”与“最理想”：

“人类家庭的体制实际上是更灵活多样的，有很多求偶和组建家庭的方式。人类有足够的能力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多样化，就像我们出门选择交通工具一样。现在就下结论说，现行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自然形成的，是人类文明的最佳体现，是人类最理想的家庭模式，还为时尚早，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依据。”

归去来书坊

策划：彭明哲

命在左 运在右
左手男 右手女
单人房 双人床
非常道 非常儒
生活禅 智慧易
南人北 北人南
左手基督 右手如来
上午咖啡 下午茶
圆而神 方以智
中医乎 西医乎
吾土吾民
吾父吾母
吾师吾友
匹夫匹妇

责任编辑：方 莉

封扉文字：张耀南

封面设计：阳洪燕

声 明

《吾父吾母》一书，经过资料的多方收集，繁复的挑选和精心的编辑，终于可付梓出版。编者心中喜悦自是不可言状。父母双亲之话题，自古至今，由中而外，延绵不绝。然名师大家之见解却是匠心独运，高屋建瓴。衷心希望此书的出版能给需要它的读者带来真正的裨益，能给喜欢它的读者带来心灵的愉悦。

书中收录的文章，其作者我们绝大部分已取得联系并获得授权。但仍有一些精妙的美文，我们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却又实在不忍割爱，就先行用之。在此，我们对这些作者及家属表示歉意，并敬请他们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以便获得稿酬与样书。

联系人 方 莉

电 话 (010)65230893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父爱是山

回忆我的父亲	杨 绛 3
旅人的心	鲁 彦 35
恐 怖	石评梅 40
父亲的绳衣	石评梅 43
父 亲	庐 隐 45
背 影	朱自清 65
父亲的死	周国平 67
期待父亲的笑	林清玄 69
祭 父	贾平凹 73
回忆父亲	林 白 81
记忆中的父亲	周海婴 85
白石老人艺术生涯片断	齐良迟 104
我的父亲齐白石	齐良伶 109

第二篇 父爱是海

永留清白在人间	齐良末 115
---------	---------

父亲画的最后一幅画	齐良已 119
回忆爸爸梁实秋	梁文蔷 121
怀念先父梁实秋	梁文蔷 127
父与女	张秀亚 131
我的父亲	【美国】霍华德·法斯特 135
父亲与我	【瑞典】拉格奎斯特 140
父子情	【德国】赫尔姆林 144
在父亲的店铺里	【法国】欧内斯特·拉维斯 148
遥远的回忆	【苏联】塔·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 151
父 亲	冯亦代 156
我的父亲	包天笑 162
父亲的照片	(台湾) 罗 兰 165

第三篇 母爱是船

她押了一生的岁月	尤 今 173
飞入芒花	林清玄 179
母 亲	徐懋庸 184
我的母亲	汪曾祺 189
我的母亲	邹韬奋 192
母 亲	苏雪林 196
母 亲	石评梅 199
夜 泣	凤 子 207
伟大的母亲	谢冰莹 209
我的母亲	胡 适 211
芭蕉花	郭沫若 215

我的母亲	老舍 218
我的母亲	冰心 222
我的母亲	丰子恺 226
母亲的回忆	朱德 229
先妣事略	归有光 233
乳母诗	郑板桥 236
母亲架设的桥	【日本】水上勉 237
老母亲	【日本】井伏鱒二 239
母与子	【法国】罗曼·罗兰 244

第四篇 母爱是岸

母亲的手	庄因 257
我的妈妈	程乃珊 260
一世荫凉	赵立雁 266
母亲的电话	邓皓 268
回家去问妈妈	毕淑敏 270
纺车声声	贾平凹 273
我不是个好儿子	贾平凹 283
慈母情深	梁晓声 287
永恒的母亲	(台湾)三毛 293
妈妈的心	(台湾)三毛 297
时光	(台湾)席慕蓉 300
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寄给母亲在天之灵	(台湾)叶维廉 305
我的母亲	包天笑 309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铁凝 311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唱给母亲的歌

刘心武 314

拉木·嘎吐萨 325

第五篇 父情母爱 冰火如春

- | | |
|----------|-----------------|
| 我的童年 | 冰 心 331 |
| 我的父亲 | 冰 心 335 |
| 我的母亲 | 冰 心 338 |
| 《白石老人自述》 | 齐白石 340 |
| 我的童年 | 【丹麦】安徒生 342 |
| 我的绝妙坏诗 | 【美】巴德·舒尔伯格 351 |
| 《自白》 | 梁晓声 353 |
| 严母慈父 | 资华筠 358 |
| 双亲的喜和忧 | 王人美 366 |
| “你是只驢马” | 庞薰琹 371 |
| 自 述 | 【意大利】索菲娅·罗兰 373 |

父爱是山

- | | |
|----------------|-----|
| 1. 回忆我的父亲 | 杨 绛 |
| 2. 旅人的心 | 鲁 彦 |
| 3. 恐怖 | 石评梅 |
| 4. 父亲的绳衣 | 石评梅 |
| 5. 父 亲 | 庐 隐 |
| 6. 背 影 | 朱自清 |
| 7. 父亲的死 | 周国平 |
| 8. 期待父亲的笑 | 林清玄 |
| 9. 祭 父 | 贾平凹 |
| 10. 回忆父亲 | 林 白 |
| 11. 记忆中的父亲 | 周海婴 |
| 12. 白石老人艺术生涯片断 | 齐良迟 |
| 13. 我的父亲齐白石 | 齐良忱 |



回忆我的父亲 | 杨 绛

一九七九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包括其他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塘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塘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

—

我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生于一八七八年，十九岁（一八九七）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一八九九）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

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我父亲声称他没有违犯宪法。审查结果，他确实完全合法，官复原职。他就辞职回南方了。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婆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十九岁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译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与世态》（des Caractè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把他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六七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迁入吃饭间。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

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先考入北洋公学，我不知他在北洋上学多久。他在北洋的时候，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得失学。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〇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这些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哆哆嗦嗦。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

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〇〇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〇〇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利典雅，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六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杨廷栋、雷奋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言语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史》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〇〇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

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〇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我猜想一九〇一或是一九〇二之误。我母亲不说“励志会”，只说“理化会”。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铝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业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一九〇二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实际上是《国民报》的变相。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根据日本友人供给的资料，我父亲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卒業，料想他卒業后就回国了。我大姐记得父亲由国内不知哪里回无锡，带回大叠同样大的厚册子，封面上刻《大陆报》三字。她只知那种刊物不在无锡出版，却不知和我父亲什么相干。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1903年再版）。那时“中国教育会”号召：“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美，不足以改良教育。”我父亲那本教科书想是应这个号召而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钟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